



快乐凤凰

Happy Phoenix

陌安凉

著



再见，

GOODBYE,
MY YOUTH

小青春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再见，小青春

GOODBYE, MY
YOUTH

陌安凉
MOANLIANG
著

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再见，小青春 / 陌安凉著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201-09418-2

I . ①再… II . ①陌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– 中国 – 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857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660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

字 数：142 千字

定 价：25.80 元



目录

C

O 目录

N

T

E

N

T

S

第一章

CHAPTER



|



离开



0 0 1

第三章

CHAPTER



|



狼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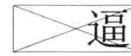
0 6 1

第二章

CHAPTER



2



逼债



0 3 1

第四章

CHAPTER



4



寂寞



0 9 1





目录

C

O

N

T

E

N

T

S

第五章 CHAPTER 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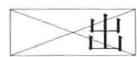


怒 火

▶ 1 2

1

第六章 CHAPTER 06



出 事

▶ 1 4 7

第七章 CHAPTER 07



死 亡

▶ 1 7

7

第八章 CHAPTER 08



曲 终

▶ 2 0 7



第一章

CHAPTER

离 开

韩国，首尔。

01

睁开眼的时候，早晨的阳光已经如碎金一般洒入房间，我洗漱完走到餐桌旁，才发现我妈不在。

我朦胧的意识陡然清醒，妈一直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，联想到她这几天的异常，我的心突然慌乱起来，求证般跑进她的房间，果然，她的东西都不见了。

我呆立当场，我知道她在外面早就有了别人，可是没想到她会有勇气离开，更没想到她会只字不留。

妈妈，那个一直和我相依为命的女人终于还是离开了我的生活。

就在我努力在房间里翻找，想找出蛛丝马迹来证明妈妈还是在乎我这个女儿时，苏之行回来了——在外面折腾一夜之后，大白天的回家休息。

苏之行，我的父亲，在赌了一夜之后依然衣冠楚楚。他一直爱惜

自己的脸皮，即使输到倾家荡产，他都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翩翩风度。他淡淡地笑着，一脸的平静，看得出来昨晚他的运气不错，不然今天等待我的肯定会是辱骂和责打。

他的笑让我心底发毛，但不可否认，任凭他将眼睛睁得多大都无法遮挡他眼底的疲惫。

“你妈呢？”他看到干净的餐桌之后，神色中多了几分不悦。

“走了。”我竭力掩饰住自己想跑过去撕碎他的冲动，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
“哦。”苏之行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，然后躺到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，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陷入酣睡。

我忍不住走到沙发边，高声喊道：“苏之行，我妈走了！”

苏之行显然有些不悦，不知道是因为我喊他的名字，还是因为我打扰了他的好梦，但他只含混不清地说了句话，然后翻身继续睡。

我转身拿起了茶几上的杯子，里面还剩半杯水，是我妈昨天喝剩下的，我猛地把水泼到苏之行的脸上，愤恨地盯着他。

“苏浅，你皮痒了？”苏之行终于醒了，怒气冲冲地看着我，显然心情极度不好。

“爸爸，我刚才和你说我妈走了，跟别的男人走了。”我心底的绝望慢慢泛起。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个和他在一起十八年，结婚十三载

的女人已经这样可有可无了？

“我知道了。”苏之行眼底闪过一抹失落，随即恢复正常，然后，他闭上眼睛继续睡觉。

我愣了很久，我没想到他的反应会这样平淡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“苏之行，你是个男人！”看他无动于衷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心底的绝望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，希望能唤醒这个男人的自尊，可是他依然睡着，显然再次进入了梦乡。

在苏之行回来之前，我心底还有一丝希冀，希望他能挽回妈妈，可是现在看来，妈妈根本没有办法和他的麻将牌相比。

看着苏之行的睡颜，我莫名地烦躁，控制不住地将茶几上的茶杯扔向苏之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，更不知道将他弄醒之后要做什么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就这样睡着了。

凭什么我失落伤心，他却可以这样无动于衷？

苏之行被玻璃杯砸醒了，他猛地起身，冲到我的面前，隐忍着怒火说了一句：“愿意待在这个家，就老老实实待着；不愿意待着，就跟你那不要脸的妈妈一起滚！”

“苏之行，你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吗？不是你让我妈离开了，是她不要你了，不要我们这个家了！”我努力地提醒苏之行认清现实，可

是刚说完，我的泪水就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

因为我的话，苏之行突然变成了泄了气的皮球，他颓废地坐到沙发上，不说话，也不继续睡觉。

“爸爸，你不能再赌了，我妈就是受不了你赌博才离开的。”见苏之行没了刚才的激动，我心底的期待隐隐发芽，说话的声音不由得变轻了。

“和我有什么关系，当年是你妈找的我，不然我现在才不会这么惨。我前妻现在可是安建邦的妻子。安建邦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这个城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，我儿子现在是他的儿子……”每次说到自己的前妻和儿子，苏之行都很骄傲，好像改嫁的那个人不是她的前妻而是他自己。

“爸爸，她嫁给谁，和你我都没有任何关系，麻烦你不要异想天开了，追回我妈妈，咱们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经。”我终于忍受不了他喋喋不休的炫耀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她愿意走就走吧，我乐得轻松自在。”

苏之行的想法显然与我不同，虽然他嗜赌，妈妈懦弱，但我还是想要这个家，妈妈如果不在了，那这个家也就散了。

“如果没有她管着你，你早就饿死了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不可理喻！”

“没她管着更好，你放心，没她，咱们爷俩照样过好日子，咱们吃香的喝辣的，让她后悔去吧……”苏之行又开始喋喋不休，他那副破罐破摔的样子让我心口一阵阵发堵。

“爸爸。”我忍不住再次打断了他的话，心底却已经绝望，他是绝对不会去找回我妈妈了。

苏之行不再说话，继续躺倒在沙发上，跷着二郎腿，显然妈妈的逃离他根本没放在心上。

“爸爸，我妈跟别的男人跑了，你就真咽得下这口气？”我试探着问，想激起他心头的怒火。

可是我显然低估了这个男人恬不知耻的程度，他转过脸，幽幽地看着我说：“都四十岁的人了还有人喜欢她，说明我当时看人的眼光不差。”

我一口气堵在了心口，不敢再去看苏之行得意的脸，我怕会忍不住，将房间里所有东西都砸向他那张英俊的脸。

“苏浅，不是爸爸吹牛呀，爸爸年轻的时候可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，当时喜欢我的姑娘都排着队呢，就连安建邦的妻子都看上了我，哭着喊着要嫁给我，还给我生了个儿子，就是安建邦现在的儿子，叫安哲，你认识吧？他长得很帅，有几分他爸爸我当年的风采……”苏之行好像沉醉在当年之中，神色中全是满足，每次说到这座城市的首

富安建邦的妻子是自己的前妻时，他都异常兴奋。

“安建邦能给你前妻和儿子好的生活，可你能给我和妈妈什么？”我说话的时候忍不住扫了一眼这破败简陋的房子，哀伤几乎将我席卷。

苏之行扫了我一眼，显然很不满意我打断他说话，他看着我，很久之后才说了一句：“我会发财的，昨天夜里我赚了一千多块。”

说到自己赚了一千多块钱，他的神色更加兴奋，说话的时候手舞足蹈，看向我的时候都多了几分笑意。

只是他只说自己昨天夜里赚的一千多块，却不提自己前天夜里输掉的一千多块，大前天夜里输掉的三千多块，更不提昨天夜里跟人走了的妻子，他的眼里只剩下赌博，即使是让他引以为傲的前妻和儿子都不如赌博重要。

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底一直压抑的绝望瞬间变得如坚冰一般，让我连呼吸都感觉到了冷意。我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，高声喊道：“赌赌赌！这个家都让你赌没了，你还要再赌下去吗？”

苏之行脸色依然平淡。也是，这样的话我和妈妈都和他说过好多次，可是每次他都像这样满不在乎。

“你就不能争点气，戒了赌？你总是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不知道除了赌你还能做点什么。”我强忍着怒火劝他，带着万分之一的希望，

希望他能浪子回头。

“昨天夜里我赚了一千多块。”苏之行好像没听到我说话，他还沉浸在昨天赢钱的快乐中无法自拔。

“你除了赌，还能干什么？”我不由得大声喊道，即使我知道再大的声音都无法让他浪子回头。

“其实我追女人也在行，如果你想再要个妈妈，我可以成全。”刚才还一脸懒散的苏之行神色中带着几分得意。

“苏之行，这个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就是你了。”他的话刺激到了我，让我再也伪装不了平静，“苏之行，你还要不要脸？”

“不要脸的是你那个妈，是她跟着别人跑了，不要你了，你倒来责怪我，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你不知道吗？”苏之行好像没察觉到我的怒火，依然慢悠悠地说话，说到最后话语中竟然全是委屈。

“苏之行，这样没脸没皮的话你也说得出来，你为这个家真是做了太大的贡献，拜托你看看这个家里有什么？”我走到苏之行面前，指着家里破烂的家具尖声质问。

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妈在维持着这个家，苏之行做得最多的是将她刚刚添置的家具卖了，是将她辛苦攒的钱用一夜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输光。这么多年，苏之行早已成了这个家最大的拖累，可他丝毫不觉。

“不管这个家有什么，都是我赚来的，你一个只花不赚的，有什么资格说我家？”一开始，苏之行还没有这样的理直气壮，但是说到我，他终于有勇气抬起头，神色中全是厌恶。

我忍着没说出口的话却被苏之行说了出来，原来不过是我这个只花不赚的和他这个拖累相互厌恶，只是我还有自知之明，他却早就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

“我是没资格说你，可如果不是你，我妈不会走，这个家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苏之行，你别以为是我爸爸就有资格说我，你没有！”我歇斯底里地喊，希望所有人都明白，我妈的离开只因为苏之行，不是我，是苏之行让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，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，所以她才离开。

苏之行不说话，只是眸子里带着危险的光，幽幽地打量着我，好像要将我看穿。

苏之行的沉默给了我勇气，我继续指责。我告诉他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恬不知耻的人，妻子跟着别人跑了，还兀自得意，每天只知道赌博，他这德行连街边的乞丐都不如。

我口不择言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心中的憋闷，我张牙舞爪地对着苏之行控诉，希望他能在这一刻清醒，结束他荒唐颓废的生活。

可是苏之行没有醒悟，他神色依然平淡，他好像根本不在乎这激

烈的言语，他只是看着我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对着我的脸“啪”的就是一巴掌。

火热的疼痛从脸上传来，我摸着被打的脸，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
“苏之行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去打那个抢走妻子的男人，我就揍自己一顿，因为疼了知道自己应该是个男人！”我恶狠狠地对苏之行说。我知道他对那个带走我母亲的男人无能为力，我更清楚他不舍得让自己受丁点委屈。

“苏浅，我是不是男人，我要不要脸，你没资格说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得靠我养活。”苏之行重新坐到沙发上，不屑地说。

“苏之行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死都不会选择你。”我摸着被打得发烫的脸，含泪说道。

“那就滚出这个家。”苏之行不疾不徐地说，说出的话却如刀子一样插进了我的心口，让我连呼吸都觉得疼痛。

我站在苏之行的面前，想说话，却已经无话可说。

苏之行看着我，神色依然是淡淡的，只是眼中渐渐升起几分嘲讽，看向我——他的女儿。

“那么有骨气，怎么不走呀？”他说话的时候，嘴角是带着笑的，只是那笑容在我看来，如寒冬里的风，吹散了我心底对他最后的

情意。

“好，我走，我走！”我咬着牙喊完，转身就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转身，看向苏之行。他好像根本不在意我的愤怒和伤心，重新躺到沙发上继续睡觉。

我满怀绝望，离开了这父不父、子不子的家，心底没有丝毫眷恋，只是脸上的痛意依然不时传来。在冬天的寒风中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这就是我，敏感，嚣张，目无尊长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愿意和那个被我称之为父亲的人永远地一刀两断。因为他面前，不管怎样隐忍，我都隐藏不住心底的刀锋，我会控制不住地用言语去刺激他，然后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打击我。

我更清楚，在我生下来的那一刻，这就是我的宿命，因为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，所以我只能在与苏之行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变得愈发嚣张，愈发不像他的女儿。

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，我这样，全是我的父亲逼的，逼得我和之前那个乖巧的女孩背道而驰，逼得我只能靠张牙舞爪来宣泄心底的怨恨。

02

脸上的红肿没有办法消除，我只能顶着红肿的脸赶到学校，我一直是好学生的表率，从不旷课。

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迟到了，我尴尬地站在教室门口，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迟到原因。

“怎么了，身体不舒服还是……”讲台上正准备上课的老师关切地看着门口气喘吁吁的我。

我低头，带着歉意说：“是的，身体有点不舒服。”

“如果不舒服让同学请个假就可以了，不用坚持来的，快点进来吧。”老师或许是看到了我红红的脸颊，说话的时候带着怜惜。

因为脸红肿着，我是低着头走进教室的，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善意。我努力藏起心头的悲伤，将最灿烂的笑容展现给他们。

我走到自己的座位旁坐下，开始听老师讲课，却总觉得有人盯着我看。我环顾四周，迎上了庄辰关切的目光，那目光灼灼如火，让我心底突然生出阵阵慌乱。我赶紧低头，遮挡自己红肿的脸，却不想庄辰写好的字条已经被传到了我的桌子上。

“哪里不舒服？发烧还是……”庄辰的字如他的人一样干净随和，看着就让人心安。